

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

杨德山 主编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政党与 政党体制

[意] G. 萨托利 著



商务印书馆

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

政党与政党体制

[意] G.萨托利 著

王明进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党与政党体制 / (意)萨托利著;王明进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

ISBN 7-100-04075-2

I. 政… II. ①萨…②王… III. 政党—理论研究
IV. D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059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

政党与政党体制

[意] G. 萨托利 著

王明进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075-2/D·335

2006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7/8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26.00 元

《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

总 序

当《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际，主编杨德山同志要我为它写一篇“总序”。在获悉“译丛”的编译宗旨及总体构想后，我深信，它的出版对于我国的政党理论研究和政治体制改革实践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套译丛的出版，表明主编和出版社是很有眼力和见地的。

顾名思义，“西方政党”就是除了我国之外的其他欧美国家的政党，其涵盖面是相当宽泛的。显然，“译丛”的编者有意构筑一个宽大的平台，以便为读者提供尽可能丰富多彩的译著，这自然是明智之举。然而，鉴于欧美政党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当今世界政党研究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列入本译丛的第一批名著是5位西方政治学家（即：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利昂·爱泼斯坦[Leon Epstein]和史蒂芬·弗兰泽奇[Stephen Frantzych]）的著作，因而这个“总序”，在顾及“西方政党”总体情况的前提下，将着重探讨欧美政党发展和政党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首先，让我们放眼世界，综观当今国外政党的概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90%的国家有政党，其余的国家尚无政党。

2 政党与政党体制

这些无政党国家,有的自开天辟地以来就不曾建立过政党,如位于西亚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阿曼、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家;有的历史上曾建立过政党,但后来因种种原因又取消了政党,并且至今仍实行党禁,如位于北非的利比亚。此外,在大洋洲的一些岛国,面积狭小,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社会发展滞后,至今尚无政党存在。但从总体上看,当代政党存在于绝大多数国家之中。在有政党的这些国家,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重要政治人物,如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常都是某一政党的领袖或重要骨干。

鉴于政党是如此普遍和如此重要的组织,所以,自从世界上有了政党以来,对政党的研究便没有停止过,而是不断扩大和深化。当然,政党理论的研究,如同政党现象的出现与发展一样,在世界各地并不平衡。众所周知,西欧和北美是近代政党的发源地。这是因为,欧美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地区,而近代政党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产生的。简要地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近代政党产生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建立,是近代政党产生的政治依据;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人民主权思想的提出,为近代政党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武器。

从历史上看,近代政党在西方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在谈及政党产生的途径时,曾经把它们分为“内生党(parties created within the electoral and parliamen-

tary framework)”和“外生党(externally created parties)”两种类型。^①在这里，“内”与“外”的参照物是议会。简言之，“内生党”就是产生于议会内的政党，“外生党”就是产生于议会外的政党。就前者而言，它是从议会中的“派别”逐步发展成为政党的。这里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政党”和“派别”有无本质区别？如果有，区别于“派别”的“政党”有何基本特征？世界上何时出现了具有这种基本特征的组织，即近代意义上的政党？自那时以来，政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在国外政党文献中，上述问题是备受关注的。其中，有的问题已有了一致的或近似的看法，有的则至今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例如，关于派别和政党的区别问题，美籍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曾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博林布鲁克(V. Bolingbroke)、休谟(D. Hume)、伯克(E. Burke)和韦伯(M. Weber)等人的观点。他认为，除韦伯外，多数学者不同程度地承认派别与政党之间存在着差别，而韦伯的社会学思路导致他主张：“古代的以及中世纪的党派也可以被认定为政党”。这就混淆了古代派别与近代政党之间的本质区别。^②

美国学者拉帕隆巴拉(J. LaPalombara)和魏纳(M. Weiner)在论及此问题时认为，存在于17—18世纪英法等国的政治党派具有夺取或控制政治权力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具备了政党的

① M.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1964, p. xxx.

② 参见 G.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12.

4 政党与政党体制

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然而,现代意义的政党,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组织的延续性,即组织的预期寿命并不取决于现任领导人的寿命;(2)存在明显而可能具有长期性的地方组织,在地方组织和全国性组织之间存在定期沟通和其他联系;(3)在国家和地方各级,领导者能自觉地决定单独或与他人联合获得和保持决策权,而不仅仅是对行使权力施加影响;(4)关注组织在寻求选举的支持者或以某种方式争取大众支持方面的作用。^①

根据上述特征,多数学者认为,尽管早在17—18世纪,欧美已出现近代政党的雏形,如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但“严格意义的政党”产生于19世纪的欧美。迪韦尔热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道:“事实上,真正的政党存在至今还不足一个世纪。在1850年,(除美国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有现代意义的政党。我们可以找到各种思潮、大众俱乐部、学术团体、议员集团等,但仍然找不到真正的政党。到了1950年,政党却已在大部分文明国家中活动了。”^②

政党自诞生之日起,便随着自身的目标和生存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一方面,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展,从欧美向拉丁美洲、大洋洲、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逐步扩展,变成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现象;另一方面,从政党群体(*party family*)看,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增生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产生于欧美的政党是自由党和保守党。前者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

^① J. LaPaLombara, and M. Wein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6.

^② M.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1964, p. xxiii.

是大土地贵族的政治代表。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初,随着欧美产业革命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熟与壮大,一大批工人阶级政党(例如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相继成立,这是世界政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前后,在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中,欧洲产生了共产党和法西斯政党这两类性质和作用截然不同的新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督教民主党的复兴、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和绿党的诞生使政党群体显得更加斑斓驳杂,异彩纷呈。

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于欧美地区的各政党群体,在经历了社会政治风浪的冲击和洗礼之后,有的发展了,有的衰败了;有的先兴后衰,有的枯而后荣。以西欧为例,最早产生的自由党和保守党,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诞生于 19 世纪的基督教民主党,几经起伏,现在成为西欧最主要的政党群体之一;左翼的社会党,在经历了诸多磨难、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之后,于 1951 年重建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与基督教民主党一起,构成西欧两个最大的政党群体之一;共产党曾经普遍存在于西欧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赫然成为西欧颇有影响的政党群体之一,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社会正义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其力量 and 影响明显下降;法西斯政党崛起于 20 世纪 20—40 年代,它像一股狂风恶浪,席卷了大半个世界,但终于在世界人民的共同打击下而跨台;绿党是西欧、也是世界最年轻的一个政党群体,它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对当今世界政党政治正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政党组织类型的角度来考察政党的发展

6 政党与政党体制

变化。早期出现于欧美的政党,以少数精英分子为主体,党员人数不多,被称为“精英党”或“干部党(Cadre party)”;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和选举权的扩大,以拥有众多成员为标志的大众政党(Mass membership party)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萌发于欧洲各国;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种被美籍德国学者基尔海默(O. Kirchheimer)称之为“全方位党(Catch-all party)”的新的政党类型出现了。这种新型政党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5点:(1)党派的意识形态色彩明显减弱;(2)上层领导集团的地位加强;(3)党员个体的作用下降;(4)为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吸收更广泛的支持者,减少了对某一特定社会阶层或宗教组织过多的倚重;(5)确保与各种利益集团接近的途径。^①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考察和分析政党组织类型的新变化时,爱尔兰学者梅尔(P. Mair)和美国学者卡茨(R. Katz)提出了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这个新概念。卡特尔型政党的主要特点是:(1)作为国家与社会联系纽带的政党逐渐远离社会而融入国家,成为“准”国家机构;(2)争夺国家权力的各政党之间,政策差异日益缩小,竞选运动主要在于挑选更合适的公职人员,而不是具体政策;(3)政党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拨款,而不再依赖党员个人的支持;(4)各大党在相互竞争的同时,达成某种默契,以利于自身生存,并排斥新的政治力量的介入。^②

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社会阶级结构以及人

^① 参见 *The West Europe Party System*, Edited by Peter Mai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8 - 59。

^② 参见 R. S. Katz and P. Mair,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in *Party Politics*, Vol.1, No.1, pp. 5 - 28。

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变化,西方的政党和政党制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

欧美不仅是政党产生最早、政党政治最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政党理论研究最早、有关政党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地区。从历史发展来说,西方的政党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 20世纪以前。20世纪以前,甚至在19世纪近代意义的政党出现以前,西方已经有学者对早期的宗派和党派进行研究,如上面提到的博林布鲁克、休谟和伯克等。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党派的作用、党派与派别的关系等方面。从总体上看,研究工作还比较零散和肤浅,政治学界对政党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种情况在美国学术界表现得尤为突出。以研究政党政治而闻名的美国政治学家沙特施奈德(E. E. Schattschneider)在1942年出版的《政党政府》一书中指出,在美国,19世纪下半叶出版的政治学著作都不涉及或很少涉及政党问题。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局面才被英国人布赖斯(Bryce)和俄国人奥斯特洛果尔斯基(Ostrogorski)所打破。^①

2. 20世纪上半期。这一时期,政党现象受到某些学者的重视,研究工作不断深化,并出现了若干研究政党的专著,其代表作有俄国政治学家奥斯特洛果尔斯基的《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德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的《政党》和美国政治学家沙特施奈德的《政党政府》等。

^① E. E. Schattschneider, *Party Government*,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4, pp. 4-5.

8 政党与政党体制

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政党研究进入一个全面、深入发展的新时期。其特点是:从事政党研究的机构和人员增多,研究内容更加广泛和深入,研究成果日新月异。

从研究的内容来说,主要包括国别政党研究和政党理论研究。前者主要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相比之下,对发展中国家政党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后者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政党个体。包括政党的起源和发展,政党的定义与特征,政党的组织与功能,政党意识形态与政党群体,政党组织形态与政党类型,等等。(2)政党制度。包括划分政党制度的标准,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竞争性政党制度与非竞争性政党制度,等等。(3)政党与社会。包括政党的社会生态环境,政党与选民,政党与社会团体等。(4)政党与政权。包括政党与议会,政党与政府,政党与司法等。(5)政党与地区一体化。

在这半个多世纪中,西方政党研究的论著真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富有开拓性、创新性的著作。例如:

迪韦尔热的《政党》(1951年)、李普塞特和罗坎主编的《政党制度与选民结盟》(1967年)、萨托利的《政党与政党制度》(1976年)、利昂·爱泼斯坦所著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1980年)、史蒂芬·弗兰泽奇的《技术年代的政党》(1989年)和艾伦·韦尔的《政党与政党制度》(1996年)等。

上面列举的这些著作,或由于构建了独特的理论框架,或由于提出了新颖的理论观点,或由于运用了先进的研究方法,因而被同行专家一再引用,甚至被奉为经典。

由于西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较早,政党政治比较发达,政党理

论研究的历史较长,成果较丰富,因此,加强对西方政党及政党理论的研究,对于了解西方国家的国情,借鉴这些国家有关政党政治的经验教训,都不无裨益。而经验证明,有选择地翻译西方的政党名著,则是了解和研究西方政党政治的有效途径之一。

当然,由于政党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作者个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在有关政党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是毫不奇怪的。相信读者在阅读这些译著时能独具慧眼,辨真伪,明是非,剔除糟粕,汲取精华,使这套译丛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国近现代政党的发展历史,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兴中会为起点,迄今已有110年。在这一个多世纪中,我国学术界、出版界在不断研究和总结本国政党发展的实际经验的同时,也持续不断地翻译出版了有关国外政党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涉及的地区主要包括欧美、日本和苏联,涉及的内容包括政党的基本理论、某国政党或某类政党的历史与经验。原著的语言主要有西文、日文和俄文。

从翻译的历史轨迹看,最早的一批译著出版于辛亥革命之前。例如:

《明治政党小史》,东京日日新报撰;(清)出洋学生编辑所编译;商务印书馆,1902年。

《议会政党论》,(日)菊池学而撰;(清)商务印书馆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

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建立,在撰写和出版部分政党专著的同时,继续翻译和出版了一批国外政党著作。例如:

《欧美政党政治》,(日)田中萃一郎著,毕厚编译;上海:商

10 政党与政党体制

务印书馆,1913年。

《美国之政党》,周龙光编译;北京:内务部编译处,1919年。

《普通选举与无产政党》,(日)安部矶雄著,罗超彦译;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

《欧美无产政党研究》,施伏量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

《最新世界各国政党》(1-4册),顾树森译;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

《美国政党斗争史》,(美)贝尔德著,自明译;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9年。

《政党与领袖》,(德)米瑟尔著,孙宪铨译;上海:华通书局,1931年。

《战后日本的政党与议会》,中华学艺社编译;上海:大成出版公司,1948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除了翻译出版日文和西文著作外,还开始翻译俄文著作。如:

《无产阶级政党之政治的战术与策略》,(苏)司徒乔夫著,瞿秋白译;新时代出版社,1938年。

《美国的政党》,(苏)符龙斯基著,何歌译;上海:时代社,1948年。

新中国建立后,国外政党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在50—60年代,西文和日文著作的翻译几乎完全停止,只从俄文翻译了少量著作,包括部分苏联学者撰写的关于西方政

党和政党制度的专著。例如：

《论人民民主国家阶级与政党》，(苏)法尔别罗夫著，李鸿礼译；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

《美国国家制度和政党》，(苏)切尔尼雅克著，繁凝、焕宏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直到70年代中期，翻译出版国外政党专著的这种沉寂局面才被打破。从1976年开始，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一批国外政党的译著，其中包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党》，(法)埃斯蒂厄弗纳尔著，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1975届工农兵学员及部分教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今日法国政党》，(法)博雷拉著，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美国民主党史》，(美)施莱辛格主编，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美国共和党史》，(美)施莱辛格主编，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英国工党简史》，(英)亨利·佩林著，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英国保守党》，(英)林赛和哈林顿著，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美国政党和选举》，(美)戈斯内尔和斯莫尔卡著，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意大利政党》，(法)比布著，葛增骧等译；上海译文出版

12 政党与政党体制

社,1980年。

上述译著的出版,使人们能更好地了解这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治体制的基本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界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研究。但是,这个时期出版的译著中,属于知识性的多,理论性的少;国别政党多,跨国研究少。此外,自80年代以来,尽管一些出版社继续出版国外政党译著,例如:

《联邦党人文集》,(美)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西欧基督教民主党》,(英)欧文著,吴章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德)罗伯特·米歇尔斯著,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但总地说来,这个时期出版的相关译著数量有限,可谓寥若晨星。这种状况同20多年来我国出版业兴旺发达的局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同我国对外开放和对外交往、特别是党际交往的迅速发展的形势极不相称;同我们近年来所倡导的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精神也相差甚远。从这个角度看,这套《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的问世,是十分适时的,也是很有意义的。我真诚地祝贺它的出版,并衷心希望它对广大读者了解和研究国外政党有所帮助。

林勳健

2005年3月11日

于北京大学

中文版前言

本书第一次出版是在大约 30 年以前,那时我从未料到它会在中国出版。我也没有料到本书在 30 年之后仍然在一些国家出版并不断地再版。回头来看,《政党和政党体制》看来是长寿了,因为它基本上是一本理论性著作。因此,尽管它的经验性证据不可避免地变旧了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过时的,但它的理论构成元素仍然大致处于政党类学术著作的前沿。

实际上,当中文版出版的时候,本书还被收入欧洲政治研究联合会“经典”丛书重新发行。我还刚刚授权《西欧政治》(West European Politics)(2005 年第 1 期)刊出我的手稿的早期草稿的部分内容。在本书的第一版即 1976 年版的前言中,我宣布将出版本书的第二卷,并概述了其内容。第二卷从未出版,原因是手稿被窃。但在我的书柜中仍保存着我在 1967 年列出的整个著作的最初提纲。本书早期的、未出版的部分仍然能够引起出版者的兴趣,对我来说,这证明我的著作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尽管以政党为基础的政体基本上是西方的发明,但在上个世纪,其不同的变种却扩展到整个世界。因此,我的书不仅涵盖了多党制政体,还包括了一党制国家,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介于两者之间的、我称之为霸权党体制的形式。也就是说,我的著作涵盖内容的

14 政党与政党体制

广泛性意味着我的论点对任何国家都有一定的意义。

我非常、非常高兴《政党和政党体制》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

G. 萨托利

意大利,佛罗伦萨,2004年5月